

期 七 十 八 第

南風

集益修書社叢書

印刷所河内東京印部



九二四年九月

南風雜誌

文科學雜誌

開智進德之機關報

創立人

全權府法政廳廳長馬

迪

華堂

范

瓊 尚之

光祿寺卿

阮伯卓 焦斗

名譽贊成人

少保領學部申仲儻
協佐領戶部范文樹

報館主人

范瓊

主筆

范瓊

編輯部在河內開智進德會館

印刷兼發行人河內行荜街門牌第八十二號東京印館

黎文福

御賜詩

纔鼓南風甫半週。絃聲洋溢一方球。
帶將霜露培新美。吹散雲霾破舊愁。
扶鼎以絲名在漢。獲麟著筆義猶周。
青山綠水風徐遍。不僅頑夫與薄夫。

啓定三年三月二十四日

內閣恭錄

行在機密轉錄

報期

月出一册
每册一百
二十八張

報價

全年六元
半年三元
每册五毛

廣告價目

每張(二期)十元
半張(二期)六元
前一張留為特別告白
專登本國人或大法人
之廣告以獎勵工業及
土貨其價目隨辰另定

注意

凡來稿及寄信屬編輯
事務者專由本誌范瓊
先生認
買報及還銀者宜由東
京印館黎文福先生認

版權所有

不許轉載

第八七册要目

教育方針之革新

四一

學蔽

四四

萬里遠征記(續一)

四八

古文
古詩摘錄

五三

今詩摘錄

五四

見聞錄

五六

天南故事瓊林(續八)

五八



全權大憲及學政總長對於教育方針之革新

南風

小學則採用國語。

高等則鑄就全材。

人羣智識之發達在於教育。教育方針之振整在乎上人。我國昔時專事漢學。對於所有之國文及外來之文化。均不之講究。致學者失其本源。籍談忘祖。民智淪於黑暗。世故茫然。有識者病之已非一日矣。自前全權沙露大人來蒞斯土。見我國教育界之黑暗。大爲之打破而開放之。罷科舉。興新學。建設各種學校。有小學。有中學。有高等師範。高等法政。高等醫學。高等工學。高等商學等學校。以陶就人材。嗣來每年卒業者不乏其人。西學有今日之盛。寔沙露大人留心開化我南人之功也。顧國民程度隨時而異。則學制要隨時而改。乃主持教育者所應注意之事也。夫就國民的教育而論。則小學乃其基礎。故文明各國對於國內人民。凡已及學齡的男女。卽用強迫手段。使之就學。無論如何貧乏。其父母或親族須設法使之得入學於各初等學校。初等學校概教之以國文。及本國地輿。歷史。並其他各初等學科。使卒業後便已具有初等普通智識。而陶成國民之資格。其有家資充裕。可以再入中學而高等而大學。則亦由有此小學爲基礎。若貧乏無力者。則只卒業於小學。亦已知本國之國文。地輿。歷史。而不失其爲本國人之資格。不至如我國人有己充爲教員。而猶不知本國地輿。歷史爲何物。謂中圻爲中圻。國南圻爲南圻。國而令人聞之爲之噴飯者。此皆由小學校教育之功也。我國小學從來概教以法語。蓋欲早預爲入中學入高等各校之梯階。似爲一速成捷徑。然就國民資格而論。則爲安南人須知安南之國文。及地輿。歷史等。方爲有國民完全資格。不然縱卒業於高等各校。而不知本國國文。地輿。歷史。讀本國國文的報章。尙未能通曉。豈非最乏國民資格之一事乎。雖然。彼少數人已卒業於高等各校者。大抵已曉法文。法語。及各科學。縱不能呼之

爲真安南人。則強稱之爲假法國人亦可。至就多數而論。則一般貧乏之家。僅能養兒童至小學卒業而止。而小學卒業的程度。在西學方面而論。固無何等智識。法語法文。固未全通。此等一知半解之西學派。俗稱劣徒。強稱之爲假法國人。固未之能。而稱之爲安南人。則安南之國文。尙未之通。安南之地。與歷史尙未之知。一切茫然昧然。又安從有真安南國民之資格乎。全權大憲麥林大人有見乎。此謂養成一國國民之資格。必須使之學本國之國文及地與歷史等。而後可。力排衆議。準依河內學政總長官所提議。於學政總規中。第一百三十四條。改定云。一初等學校。據理應依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所定之學規。各初等學校所教之各科。要用法語。然爲南人入學。有各種便利起見。則以國語爲初等學校。在下三級所教各科。必要之語。至入中高各級。始用法語。

夫就統理屬地的政策而論。則各小學校均用法語。乃必然之理。然大人富於人道觀念。欲爲安南黑暗人民。開一條光線。頗亦知安南人若乏國民資格。則施以各種政治法律。難求有效。亦非政府之利。故斷然決議。以國語爲初等各級教授必需之語。于此一事。足以見大人仁厚之政。及統理之能。我國人之感佩。爲何如也。本誌同人更有進者。自今而後。國文一途。日見進步。則各種國文教科書。最宜留意。編輯教科書一事。尤望政府慎擇其人。幸毋使文盲者得濫竽于其間。撰出文法不通的教科書。以擾亂兒童之腦。又各種國文教科書。須由政府專賣。取低廉價格。以便貧民購書肄習。毋使投機者牟利。爲教育之障礙。此又現今教育方面所應注意之事也。

又就各高等學校而論。凡卒業生。政府即與以相當位置。稱之爲參佐參辦。在文明各國。亦絕無此事。記者曾見日本國各高等卒業生。在社會上寔難覓一位置。出而從事勞動者。不乏其人。有拉車買牛奶者。有爲各小商店夥伴者。而在我國的高等卒業生。則有如是之大希望。此足以見政府之

優待我的學生。在今之世。爲安南的高等學生亦可謂豪矣。全權大人近又準改設一東法高等法政學校於河內。由學政總長管轄。其所授之學科爲高等法律學。行政學。歷史學。及文章。哲學。倫理學。經濟學。博語學。地輿學等。凡肄習於本校學生。學費由政府支給。然亦有許在外學生納費入學者。凡有西秀才及本處秀才卒業證書者。皆得入學。納費的學生每月要納四元。每月繳納一次。皆於入學前繳收。就此一事而論。可謂廣開賢路。與歐洲各國學校之制度無異。本校修業年限定爲三年。凡在本校卒業的學生。得補充統使府所屬轄的行政司法錄事各官廳辦事。肄習五年。使練習其才能。然後補充南圻各審判廳之代理行政官。審判官。及中圻北圻高蠻哀牢各行政官。司法官。自一九二七年以後。本處官吏額司法額。中北圻高蠻哀牢及南圻各審判廳代理行政官。審判官之下級官。皆留以補用本校卒業生。凡貫在何處。即補充爲其處之官吏。若無有本校卒業生之時。則暫用現行之制度。又凡預選最下之諸卒業生。不得補充上所列之各官吏額。則補充各公所辦事。如舊法政校之卒業生。又現舊法政校之第二年級第三年級學生。皆依舊例由舊法政校肄業。至一九二五年一九二六年之季卒業。始行全廢。據此議定。則現在所設之新法政校。其程度將可與巴黎法政學校相上下。凡有志欲求完全的高等法政學識者。可以不必遠渡重洋。往巴黎遊學。而自己有求學之地矣。頗政府爲陶造高等人才起見。創設此校。經費浩大。嗣後凡有欲西渡求學者。政府概不給助官費。然若自費求學而西遊者。亦非政府所禁。我國有志求學者不可不知也。統上所述各節。可見全權大人及學政總長對於我國民之教育。力求完美。在初等教育則欲其養成國民資格。在高等教育則欲練成用世全才。今後我南進化之前途。可望有一日十丈之勢。我國人不可不勉勉從事。修進以副政府期望之本意也。

學蔽

學蔽

鐘鐘山
（錄學藝雜誌
 第六卷第二號）

四四

近數年來。學者頗好持議論。爭異同。以爲是論學之道然也。夫田唯患其不耕。耕則嘉穀生焉。鑛唯患其不治。治則精金出焉。學唯患其不講。講則至理顯焉。今學者遍天下。而言學之書。至汗牛馬不勝載。然而理日以晦。而學日以燕者。則何也。余嘗熟察而深考之。竊謂今之學者有三蔽焉。是三蔽者不除。而望學之昌理之明。猶欲車之南行而北其轍也。夫三蔽者何也。曰急於自見也。不肯相下也。貪於自便也。

奚以言夫急於自見也。昔者伊川作易傳成。門人請傳。伊川曰。更俟某學有所進。古人言非四十後不著書。非自秘惜也。誠以立言教人。稍有訛舛。便貽誤來者。故不敢不慎也。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夫天下豈有己不自喻。而能以喻人者哉。今之學者。於學非有極深研幾之功也。但窺其大略。輒附以己意。發爲文章。以傳於世。曰是某家之學也。從而張大之。尊崇之。而實則某家之學。初未必若是。亦有一書之出。行世未久。而其誤漸白。持論又變。然又恥其前後之自相矛盾也。乃託之於今日之我。不惜與昨日之我宣戰之言。藉以自掩。夫今日之我。不惜與昨日之我宣戰云者。此謂學者進德之階。未可護其前失。但平居修學。用自策勵。則可耳。若乃成一家之言。以示於天下。善則人受其益。不善則人被其惑。譬之醫者用藥。要當於病有利。若復不揆。投以誤劑。待其病劇。然後更調。此豈得爲良醫乎哉。夫此豈今之學者所不知也。而知之而故犯之。則以汲汲於一時之名。勢有所不暇顧也。且內與外不能相兼也。名與實不能並存也。爲人者多。則自爲者少。所取於名者重。則所取於實者輕。故得是而可誇炫於人也。雖非其學之所急。不得不致力焉。

得是而不必可誇炫於人也。雖其學之所急。不得不割愛焉。日惟揣摩風氣是事。而無復慎思明辨。有篤信好學之心。於是鹵莽滅裂。向之以之。賊人者。終亦以之自賊。吾嘗見某君之著述矣。其所稱引。旁及歐美各名家之言。蟹行蚓曲之文。讀之目眩。實則某君未習英文。更何論乎德法。則半掇自東籍雜誌之類。故每草一篇。案頭獼獼祭之書。積高數尺。苦心殫力。日昃不休。夫使某君以此其勤。用之於真實之學問。其成就較之今日所過。寧止數倍。則甚矣。急於自見之爲害深且大也。顧或乃爲之解曰。室之成也。非一木之材也。學之明也。非一人之仁也。人固各有所見。各舉其所見。以明揭糞於天下。雖或詭異不中。然得賢者匯而參之。折衷而用之。則固學之所出也。不猶愈於閉戶埋頭。抱其破碎不全之一得。奄然以沒世者哉。是說也。似無以難。然實按之。則所謂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夫求大木者。不於藪澤。何則。藪澤之材。不能產枿梓也。求力士者。不於尪羸。何則。尪羸之夫。不足爲烏獲也。今欲使通於學術之支流。以備後賢之採擇。不知將有待於深思積學之士。歟。抑道聽塗說。以稗販爲事者所能勝也。如無待於深思積學之士也。則何必今之人。昔之咕嗶章句之鄙儒。宜可優爲之。若尙有待於深思積學之士也。則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吾未見其有成也。莊子曰。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夫有扶搖九萬里之積。而後可爲南冥之遊。學者其亦積之而可耳。奚至騰躍而起。而卒控於地。以爲大知者之所笑也。奚以言夫不肯相下也。夫學非辯不明也。辯非爭不決也。雖然。爭亦有辯。有是非之爭焉。有勝負之爭焉。是非之爭在理。勝負之爭在己。鄒衍曰。辨者別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亂。抒意通指。明其所謂。使人與知焉。不務相迷也。故勝者不失其所守。不勝者得其所求。此謂是非之爭也。莊子曰。

知也者爭之器也。荀子曰：有爭氣者勿與辨也。此謂勝負之爭也。君子心無爲己之私而志在明理之大。故有是非之爭而無勝負之見。故曰：非我而當者吾師也。是我而當者吾友也。諸葛武侯與羣下教。謂違覆而得中。猶棄敝屣而獲珠玉。而致慨於人心之不能盡。曹子建亦自道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者。應時改定。古人之虛以受人如此。故能知益明而德益起也。今之學者則不然。其建一議持一論。視同科律。不容侵犯。有指斥其失者。始則斷斷爭之以言。繼則申申出之以詈。若乃惡聲必反。勢成相持。則筆墨周旋。或且累月窮年不已。凡若此者何也。知有己之勝負而不知有理之是非也。唯知有己之勝負而不知有理之是非。故一以伸己爲能。而轉視求理爲後。故說之出於人者。其理雖是也。不甘服焉。豈惟不甘服也。必且捽擊之。說之出於己者。其理雖非也。不自承焉。豈惟不自承也。必且迴護之。昔武三思有言曰：吾不知天下何者爲善人。何者爲惡人。但順我者則善。違我者則惡耳。今之學者之用心。何以異是。且是非有定也。勝負無定也。有定故其爭也有明時。無定故其爭也無決期。爭也猶有明時。則雖費時日疲精神而爲之。未爲失也。爭也而無決期。則若之何以難得之時日。有限之精神。而爲是無益有損之舉也。韓非謂鄭人有相與爭年者。其一人曰：我與黃帝之兄同年。訟此而不決。以後息者爲勝耳。向讀此言。未嘗不爲之失笑。夫使今之學者。其智無以異於鄭人也。則吾復何責焉。使其猶有異於鄭人也。吾不得不望其改之也。

奚以言夫貪於自便也。夫人情莫不好高遠而亦莫不樂簡易。其好高遠也。是其欲名也。其樂簡易也。是其欲逸也。今事有簡易之逸。而可得高遠之名。則天下之士必將羣起而爭趨之。夫今日業官者之多。此世所詬病者也。顧其所以多業官者何也。則以其名也。尊其事也。易可以不學而能不勞。

而爲也。吾不敢謂今之學者。其心猶是業官者之心也。然其迹則吾不能無疑焉。他姑不具論。卽以文字一端言之。今之學文者。不多舍文體而取白話哉。其說固曰。是爲其使人易解也。而及其繁冗鄙瑣。暴於天下。天下識者從而笑之。則又爲之說曰。是新文學也。固非常人所能知也。夫此乃矛盾之論也。已寔樂於白話之淺易。而又不欲居淺易之名。展轉相救。遂反陷於不辭之失。而無以自解。昔在有清漢學盛時。程魚門作正學論。譏其貪於漢以前書存者不多。致功既易而足以動人。以爲用心之巧。夫爲漢學者。須辦訓詁。明章句。通於經傳諸子之籍。尙不如今之爲白話文者之可以不讀一書而操觚便辦也。而魚門乃力詆之者。誠以自便之心。其害於學術者巨也。充其自便之心。學術將盡爲門面之具。故主漢學者。必其樂於漢學之破碑者也。主宋學者。必其樂於宋學之空疏者也。主王學者。必其樂於王學之放蕩者也。然其害猶不止此。爲便於鄙吝之私。則惜物節用之說行矣。爲便於誣誑之私。則靈魂心靈之學興矣。爲便於侵奪之私。則平等自由之論用矣。爲便於暴慢之私。則努力奮鬪之聲盛矣。且也爲欲便於淫欲。則欲泯男女之界矣。爲欲便於攘竊。則欲廢產業之制矣。爲欲便於無所拘束。則欲革家庭之命矣。爲欲便於無所忌憚。則欲毀宗教之防矣。紛紛藉藉。雲起而潮湧。初學小生墮於其中。耳目迷惑。如病狂之人。曾不知上下四方之所在。而相與靡然以傾。駭然以走。中庸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之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避也。吾曾不料今之學者。其所盡心力而爲之者。適成爲罟獲陷阱。既以自陷。而復陷及天下後世之人也。夫三人行而一人惑。所適者猶可致也。惑者少也。二人惑。則勞而不致。惑者勝也。而今也以天下惑。吾雖有祈嚮。其庸可得耶。雖然。知其不可得也。而強之。是不智也。知其不可強也。而舍之。是不仁也。與其失仁也。無寧失智。則吾又安得而不強聒也。

昔方正學論學術之微有四蠹。又姦言。撫近事。窺伺時勢。趨便投隙。以富貴爲志。是爲利祿之蠹。耳剽口銜。詭色淫辭。非聖賢而自立。果敢大言。以高人而不顧理之是非。是爲務名之蠹。鉤撫成說。務合上古。毀訾先儒。以爲莫我及也。更爲異義。以惑學者。是爲訓詁之蠹。不知道德之旨。雕飾綴緝。以爲新奇。鉗齒刺舌。以爲簡古。於世無所加益。是爲文詞之蠹。夫莠草足以害良苗。鄭聲足以亂雅樂。今昔之勢雖殊。而僞不去。則真不明。邪不除。則正不出。况今者學術漸有萌芽。扶而翼之。責在吾輩。故輒敢忘其譴陋。作爲此篇。惟世之學者擇焉。

萬里遠征記

(續一)

楚狂

車過鴨綠江。便是安東。安東爲滿洲遼東半島極南車站。遼東於日清戰役。清國政府已割讓與日本。後爲俄法德各國所抗議。日人遂還之。而取數千萬元償金。又日俄戰役。日軍築橋飛渡鴨綠江。以爭遼東形勢。占軍事上之勝著。遂能南壓旅順。北逼海參威。不數月而俄軍遂漸至失敗。故遼東一區域爲亞洲數十年來二大戰役之戰場。有名於世界。今余過此。但見浩浩平沙。河水縈帶。斜陽掩映之下。猶想像當日征戰之慘伏。由安東乘南滿鐵道火車。直往奉天。余於赴奉途中。在車上遇某富商。詳詢遼東商業狀況。富商云。一遼東地方唯大連一埠商業繁盛。幾與北之天津南之上海相頡頏。推其所以發達之由。端恃南滿鐵道以爲轉運之機關。東三省百物之輸出。大半取此道。以分灌於四方。加以歐戰後海參威商業衰落。益有以助其勢。而揚其波。余作客遼東。十有二年。於茲平日餐風咽雪。一肩行李。往來於南滿鐵道間。所經不一處。所駐非一地。最後亦以大連爲營業之中心點。

大連本金州轄地。初俄人之租借旅大也。擬在大連海岸興築碼頭。卒以水淺不適於用。移至青泥窪。名之曰達里內。俄人戰敗。租借之權利讓於日本。以達里內之俄名。世人少悉。而大連灣三字。早已名播世界。故因以大連名之。當俄人開埠之時。正在平治道路。建築碼頭。工程未及一半。而戰雲忽起。聞已費去俄幣四千萬金。光緒戊申年（一八九〇）余初至大連。適日俄戰後。目覩日人大興土木。皇汲汲以續俄人未竟之功。其時市街房屋多未修葺。曾不五六年間。市塵蜂集。棟宇鱗排。又復敷設電車。貫通全埠。該地商務最旺之時期。屬於春冬兩季。夏秋殊覺蕭條。其營業以糧棧油房爲最。所謂油房者。以機器榨豆油也。資本多寡不一。共有五十餘家。歷年俱稱獲利。現在油業中人。設立聯合會。不許再得增設。糧棧者何。卽代客買賣糧豆之商店也。共有三十餘家。十年以來。因作投機之事業。興敗無常。有腰纏甚富者。有一敗塗地者。視主任人操縱術何如耳。糧豆自長春一帶。由鐵道運至大連。存貯於南滿之倉庫。一買一賣。俱赴取引。所論價交易。歐人之購豆者。始自己酉年臘月庚戌。一歲購額頗鉅。多至四十萬噸。運往歐洲。聞亦爲製油之資料。越一年。轉向哈爾濱採辦。經東清鐵道折往海參威。以放洋云。其費比大連爲尤省。故辛亥以來。西洋之消路寂然無聞。歐戰後海參威之地。海運不通。乃又重由大連故道輸往歐洲。邇來中日人士組織會社。如潮斯起。名目繁多。不遑遍列。揆度將來之趨勢。新式之事業。層出不窮。蓋以滿洲地大物博。原料豐富。備值低廉故也。余又問及旅順形勢。及現在商業盛衰如何。富商云。一旅順四面有山環抱。中有海灣。水深且濶。能容巨艦數十艘。誠天然之軍港也。其門口兩山對峙。築砲臺以守之。真有一夫當關。萬夫萬敵之勢。港有海軍工廠。乃李合肥延德國工程師所建。十分完美。日清戰後入於俄。日俄戰後入於日。工廠前卽爲要塞。塞高百丈。懸壁入海。塞上大砲五。我國舊置者二。屬俄後增其二。屬日後增其一。所謂

天險。今爲關東門戶。我華人往來旅順。忽有無限感慨湧現心頭者。卽旅順之萬人墳是也。當時日人佔俄旅順。曾盡三日之力。搜屠我華人。叢葬一所。名曰萬人墳。舉成數也。膏鋒鏑者。奚啻萬人哉。又旅順街市中之日人。戰勝紀功塔。亦令我驚心觸目。所不欲見。不忍見者也。又要塞之傍。有溪焉。由海水浸入成池。荷花盛開。紅白相間。乃舊日李合肥所種者也。隋堤衰楊。吳宮荒草。今視此荷。亦今吾人生同一之感慨。

旅順當俄人管理之時。地價異常騰貴。自歸日人後。商業集中於大連。房屋幾無人過問。大連之實業。稱油坊爲巨擘。近自聯合會成立。固結團體。不許復得增設。一般垂涎油坊之利者。計不得逞。乃改而趨於旅順。故近日地價漸高。而貿易始形旺盛。南滿路線寔起點於旅順。中經大石橋。有支路以達營口。再經奉天。別有一路名爲安奉。卽本路是也。又有一路名曰四鄭。係自奉天四平街以達鄭家屯。蜿蜒而北走。盡於長春。與東清路相銜接。此路可由亞洲以達歐洲。又在長春之地。東與吉長聯絡。達於吉林。故遼東一帶地方。寔爲歐亞大陸商業交通之咽喉。而彼國人寔逼處此。噫。大好河山。斷送於外人之手。余今爲君述之。悲從中來。不知如何而可也。余由安東上車。一路碧水青山。如表歡迎旅客之態。風光明媚。觸處可人。凡歷六小時餘。經二十四

隧道。二百餘鉄橋。而達奉天車站。此爲南滿鐵道車站。俗稱日本火車站。與中國京奉車站相近。

奉天省當瀋水之北。故名瀋陽。今爲瀋陽縣。昔清太祖崛起由遼陽。遷都於此。因稱盛京。現人口約有十八萬。滿清當時拓土。僅局限於南滿一區域。及入關後。奄有漢土。始遷都於北京。而以將軍留守其地。遂稱留京。又名陪京。迄今樓臺舊跡。禾黍盈眸。金碧餘輝。飄零垂盡。有情者見之。未嘗不黯然爲之傷懷也。夫以滿清最大輿圖。今亦且同於泡影。則此區區遼東片地。如此淒涼。固其宜也。雖然。余又因之而有感矣。滿清當時以三省之力。佔領有明天下。各省首府均設滿將軍及旗兵以鎮

之。自謂可以久安長治也。又禁滿漢不得通婚。固自以尊貴人種自豪者。詎知纔二百六十七年。滿洲人乃盡失自己所有之姓氏。言語風俗習慣。而爲中國人所同化。噫。存心愈毒者。貽禍愈烈。自恃愈多者。滅亡愈速。論者謂非滿洲人之能亡中國。乃滿洲人之自亡。是言非誣也。余記當漢人光復之年。旗人之屯駐於各省者。乃多爲漢人所殲。以爲楊州十日嘉定屠城之報。可知天網昭昭。殷鑒不遠也。奉天名勝古跡甚多。如寶勝寺。如崇壽寺。如賢王祠。如孔子廟等。類皆曲檻長廊。宏梁巨礎。規模廣大。尤壯觀瞻。雖則今已荒涼。無人過問。然猶留以供懷古者之憑弔。試一觸目。足見滿清盛時之事業爲何如矣。余徘徊於此。無限感懷。因記當清乾隆時。我國黎末君臣奔播來投。被羈留於燕京者。凡十餘年。時有父安南塘人黎忻。慷慨士也。亦在從亡之列。被安置於奉天。雖流離異域。孤苦丁零。而多爲彼都人士所敬重。又善於醫。隣近受其惠者不少。有某富家愛其才。憐其志。以女妻之。後黎忻南歸。富家亦送女南來。粧奩巨萬。忻至昇龍病故。其妻歸南塘守節以終。今余到此。亦感慨繫之。因詠一絕以誌所感。(詩已登載本誌第八十四期文苑欄)

奉天人鄉土觀念較關內爲篤。然其勤苦質樸之風。則又迥非關內人所可企及。此其故由於天時地理人事。煎迫蘊釀。遂以成習。氣候嚴寒。勞働不輟。道路險惡。拓墾費時。馬賊猖獗。人有戒心。有此數因。生活之苦。不言可喻。而城內尺寸如金。屋價之貴。幾埒申江。故中級市民。若有十餘間屋。便可以之爲坐食之資。民間至今似尙未見有政治之慾望。但求粗糲布衣安穩度日。累年所食。不外高梁蜀黍等物。以米爲常食者固不多見。所著之衣。男女老幼。率不外老黑布一種。公衆之嗜好。率以戲劇爲歸。著點劇場之多。不讓中國內地。今日中國所豔稱之坤角。八九以奉省爲出產場。組織法

亦盡善極美。爲北京所弗及。以余一人之美感。謂奉省婦女似不遜於蘇杭。故奉人每以納坤角爲室爲唯一樂道。而此風亦漸染及內地。以余所見所聞者。已不知凡幾人矣。

奉天爲張作霖勢力範圍之地。張自共和以後。在東三省雄據一方。不啻於山海關外別立一國也。然於內地政治之潮流。未嘗不時相鼓蕩。洪憲朝廷。復辟事件。張寔與爲袒援。而形跡尙未甚顯露也。及至皖直戰爭之役。張公然率師入關。在天津北京方面。與曹錕吳佩孚共殲皖派之勢力。而段琪瑞遂至於失敗。此一戰役。張氏對於直派寔有最大勳績。然土龍芻狗。乃政治家對於同黨之常情。張見曹吳等冷煥態度。便默與之相離。率師返奉。靜觀時勢。及曹氏以賄選爲總統。而奉直暗潮寔起於此。曹氏當國已數年。張氏殊無所行動。只在關外養威蓄銳。息兵安民。南與段孫暗通聲息。東與強國注意睦隣。隱然虎豹在山。沈機視變。非旁觀者所能預測也。余乘車經過各重要車站。均見有重兵屯駐。旗幟鮮明。又時見軍隊在野外操練。千萬成羣。然農安於田野。商安於市廛。絕未聞有演出何等騷擾。如中國內地各省者。卽此而觀。張氏統理之能。可謂高人一等矣。

余小駐奉天。便繼乘南滿鐵道火車直往長春。沿途見鐵道左右到處成爲繁聚之地。滿人住宅與日人新屋錯雜其間。十色百光點綴當前。以悅旅人之眼。蓋鐵道左右爲日人南滿鐵道附屬地。有日軍保護。一般小民屢遭兵革之苦。盜賊之擾。因相率聚居於此。以藉保安全。每到各都會之地。均見有日商營業。住居者亦多。觀此足見日人在滿洲移民之勢力。非親履其地未易以常識揣測。宜乎美人對於日本移民案。異常注意。與之以嚴厲之條件也。

由奉天到長春。凡經三十餘站。車行約七點鐘便達。長春爲南滿鐵道之終點。又爲吉長鐵道東清鐵道之起點。故稱爲三國折衝之地。道路整潔。洋樓蟬聯。爲滿洲地方所稀見之新都市也。(未完)

◎ 文苑

▲ 古詩摘錄

田仙 阮攸先生北行遺藁

★ 湘江夜泊

一。去。六。千。里。悠。悠。江。水。長。浮。雲。連。五。嶺。明。月。會。
三。湘。別。浦。分。秋。色。遙。空。失。故。鄉。鶴。來。人。不。見。晚
樹。鬱。蒼。蒼。

◎ 登岳陽樓

危。樓。時。高。岸。登。臨。何。壯。哉。浮。雲。三。楚。盡。秋。水。九。
江。來。往。事。傳。三。醉。故。鄉。空。一。涯。西。風。倚。孤。檻。鴻。
雁。有。餘。哀。

● 黃鶴樓

何。處。神。仙。經。幾。時。猶。留。仙。跡。此。江。湄。今。來。古。往。
盧。生。夢。鶴。去。樓。空。崔。顥。詩。檻。外。煙。波。終。渺。渺。眼。
中。草。樹。尚。依。依。衷。情。無。限。憑。誰。訴。明。月。清。風。也。
不。知。

(文苑) 古詩摘錄

▲ 渡淮有感淮陰侯

尋。常。一。飯。報。千。金。五。載。君。臣。分。誼。深。推。食。解。衣。
難。背。德。藏。弓。烹。狗。亦。甘。心。百。蠻。谿。峒。留。苗。裔。兩。
漢。山。河。變。古。今。惆。悵。江。頭。思。往。事。斷。雲。衰。草。隔。
淮。陰。

◎ 渡淮河有感文丞相

山。河。風。景。尚。依。然。丞。相。孤。忠。萬。古。傳。一。渡。淮。河。
非。故。宇。重。來。江。左。更。何。年。哀。衷。觸。處。鳴。金。石。怨。
血。歸。時。化。杜。鵑。南。北。只。今。無。異。俗。夕。陽。無。限。往。
來。船。

■ 河南道中酷暑

河。南。秋。八。月。殘。暑。未。消。融。路。出。涼。風。外。人。行。烈。
日。中。途。長。嘶。倦。馬。目。斷。滅。歸。鴻。何。處。推。車。漢。相。
看。碌。碌。同。

○ 歐陽文忠公墓

五。尺。豐。碑。立。道。傍。宋。朝。古。墓。記。歐。陽。平。生。直。道。

無遺憾。千古重泉尚。有香秋草一。丘藏鼠貉名。
家八大。擅文章。長松芝草生何處。樵牧歌吟過
夕陽。

裴晉公墓

蕩蕩秋原丘隴平。墓碑猶誌晉公名。丹心一點。
留千古。白骨千年隔死生。儘有猷爲優將相。無
妨形貌厭丹青。傷心近日昭陵樹。一帶啼鵲徹
渭城。

題翁墨潭少師節義祠

陳名案

公舉洪德進士。歷事聖宗。憲宗。玄宗。襄翼。威穆。昭宗。官至少師。光
紹年間。莫氏專橫。昭宗南奔。公奉詔歸河北。舉兵。不成。飲藥卒。

幡幡日髮。六朝人國變。君危敢有身。慷慨北城。
緘密詔。淒涼南岸泣。征塵一天不共漁。簞子重
壞無慚豸服臣。今古興亡歸逝水。獨留紅日昭
蒼筠。

晚泊珥河望昇龍城懷古 魏克循
珥江江上雨初晴。夕照帆檣一半明。瀟水烟波

秋色遠。陳黎宮殿暮。雲平使星幾度臨。前落風
物千年剩。此城古寺疎鐘來。隔岸寒空牢落雁
歸聲。

望夫石

獨立山頭第一峯。朱凋粉謝爲誰容。音書久斷。
人何處。海角無涯路幾重。血淚烟和明月濕。香
鬟雲鎖綠苔封。天荒地老情猶在。夜夜敲殘碧
洞鍾。

和勞崇光星使留別元韻

不辭萬里創斯遊。一代名流誰與儔。雅量湛如
千頃碧。文情清似遠山秋。喜緣無忌寧須藥。語
到忘形豈易酬。珍重瑤章共明月。餘輝長照至
關頭。

今詩摘錄

鯉鄧武助

瞻拜

丁先皇廟 屬寧平省嘉遠縣長安社。先皇故都在此。

瞿越江山有主張。巍巍功業憶先皇。千年故國
靈何在。一簇樓臺弄夕陽。

●登象山

象山屬建安省安老縣。枝來社。山形如一帶長城。周圍四面均有石級可升。有洞清幽。號

象喉。洞中有二石井。水色澄瑩。為東海第一名山。

象山岩嶢幾千尺。古今多少登臨客。有洞清幽號象喉。天作何年留勝蹟。相傳絕嶺會羣仙。圍棋石上生雲煙。紛紛世路如棋局。神仙有無何茫然。登高四望小岳瀆。一聲長嘯響山谷。飄飄兩腋清風生。洞裡乾坤觴詠足。曾聞莫氏與黎爭。山前山後列軍營。奸雄割據今安在。滿山惟見草青青。江山信美皆吾土。桑海悠悠經幾度。低徊往事問村翁。合補象城遊宦譜。

○瞻拜 雄王陵廟

堂堂我越宅南方。一元運會開洪荒。繼天立極始鴻龐。創業垂統推雄王。雄王建國號文郎。峯州定鼎分封疆。君位相傳十八世。丹青史筆猶煌煌。四千餘年國最古。悠悠塵局幾桑滄。年年三月開勝會。雄王殿下集冠裳。祖宗功德在萬世。久而彌芳遠。彌光故國餘靈猶濯濯。佳城旺

(文苑) 今詩摘錄



氣鬱蒼蒼千兒萬孫皆苗裔。袂雲汗雨齊趨踰。嗚呼前王不能忘。瞻拜虔伸一瓣香。願與江山長紀念。傘圓岩嶢瀟汪洋。

●紀潦詩五首

陳近

近得海陽慈烏孝廉陳硯農先生紀潦詩五首。試一讀之。足見今年水潦之慘劇。及先生悲時憫世之意。因錄登如下。記者識

四壁波光影動搖。庭堦儘可泛輕舸。疊床又架南窗上。今日方知臥得高。今人但展古書看。精蘊那知在此間。洊至權為高閣貯。名山屹立障狂瀾。客至何曾聽履聲。迎門唯有扁舟橫。一床匡坐偕賓主。相約明朝放棹行。前堤徙宅聚成村。圈限牛羊柵。限豚堤岸遙聞相告語。潦流較漲往年痕。結網求魚補麥禾。風前時復唱漁歌。得魚早趁江頭市。酒米商量換孰多。

見聞錄

●文江道中 (時正河堤潰決水潦為災) 意園

坐久嫌孤寂。聊為汗漫遊。兼天波正湧。舉目世皆浮。木末漁懸網。岑阿牧放牛。哀鴻聞四野。誰為抱先憂。

○鑄詩鍋記

前人

鑄詩子偶遊於聚寶之市。購得一古鍋。非金非鐵。其質清。其色白。此乃媧皇補所煉天石精英。

凝結而成也。鍋量容八斗。重可五車。取之而不竭。蓄之而有餘。真好古家絕無僅有之至寶也。日置几案。凡親友往來。詩草及主人得句。輒投諸其中。月一檢。採登錄。餘。著僧鼻。閱不堪強受。之以扇者。悉就正於祝融。因名之曰鑄詩鍋。物經火即化。化腐即新。火之為用。其大矣乎。夫銅不鑄。不可以為鏡。鐵不鑄。不可以為劍。詩亦然。

■見聞錄

▲清池情債

義園阮文桃抄錄

清池阮生。丰姿俊逸。早孤。少讀書。家貧不能卒業。邑傍小江。生家素業操舟。因習焉。舟人皆善掉歌。生閒亦學之。數過盡其能。生貌既出羣。音調尤善。每微風淡月。霽曉黃昏。叩板轉喉。聞者絕倒。江左陳富翁有一女未字。聞生歌而悅之。倚窗窺視。見生貌越不能捨。私托侍婢。以帛巾贈生。且囑早倩媒。妁生歸。商之母曰。貧富懸隔。汝安得為此妄想。生曰。此女意也。強母往。母不得已。乃以幣贖。浼鄰媪先容於陳翁。翁不允。媪復固請。且盛稱生容貌舉止。翁作色怒曰。是掉而謳者耶。此生才貌我畢之矣。但室女醜陋。不堪獲此佳偶。煩媪為我辭之。媪出門數武。聞翁大聲曰。如此門戶。如此嬌愛。豈宜擇舟子為嬌客。媪歸具述翁語。生母且羞且怒。罵生。生亦憤曰。此老悔人。不過恃家富耳。我試

舍舟業且看能作富家否。乃拜母而去。先是女知翁斥絕婚議。大失所望。不敢以隱情白父。知翁薄生家貧。乘間盜翁金百餘兩。使人私贈生以爲聘禮。聞生發憤而去。不知所向。暗暗傷神。每於無人處。顧影涕泣。輾轉成疾。肢體羸瘦。腹中結塊如石。醫治不效。年餘而沒。臨終囑曰。兒胸膈間必有異物。沒後願以火堊而驗之。翁從之。火滅後於燼骨中得一物。大如斗。紅如燕脂。非玉非石。其清如鏡。鎚斧不能碎。視其中有一舟形。舟中一少年。欹首倚棹而臥。翁追憶前事。始疑女爲生死。悔恨不及。乃積而藏石。供於女床之上。生去家。子身往高平。依鎮將爲幕客。以善歌見狎。年餘囊中少阜。乃隨物低昂而居之。又數年積金三百餘兩。生曰。有此可以得錢。虜歡矣。乃束裝歸。抵家訪女。具得死狀。生亦慟絕。乃具牛酒赴吊。禮畢。翁延坐而饌。生請觀藏石。翁出櫝示之。生捧持大慟。滴淚石上。忽然冰裂淋漓。生抱袖間斑斑然成鮮血。生感女情誓不再娶。辰翁次女已長。致命於生母。請招生爲壻。生重違母命。乃聘焉。

● 猴

陸岸縣村女某樵於山。深入迷徑。忽石窟中出獼猴數百圍遶不放。競以手牽女衣。指山上啁晰而叫。勢無所逃。舍死隨往。紆迴躋攀。行數里許。見一石室中有巨石如床。老猴踞其上。大如十餘歲兒。見女跳躍而起。與羣猴啁晰若相語者。少刻羣猴散去。獨留女與老猴。女初見猴狀貌猙獰。自意必遭啞噬。畏怖殊甚。既而見猴攜女手就石床同坐。餌以山菓。牽女求宿。女畏不敢拒。稍熟察猴無惡。但饑不可忍。向猴啼飢。猴亦解人語。携女至一石窖。粟豆無數。女曰。山中無厨竈。甌釜有粟安得而食之。卽見羣猴各去。頃之持鉢者負鍋者。先後繼至。自後凡山中所無。率偷之。山民雖衣服魚鹽。凡所須無不立至。傍山村民不勝其擾。女思家嘗欲逃去。老猴守備甚至無隙可逃。年餘女產一小猴。

見開錄

天南故事瓊林

五八

老猴防閑亦稍弛。女懇乞歸省。繼以涕泣。老猴不得已許焉。乃遣小猴十餘跟歸。初女不返。父母謂必害於虎。合族人搜山覓殘骸不得。既見女。具知其故。乃集鄉人謀殺之。伴設飯醴犒羣猴。而謂曰：歸語而主。今已成至親。可一來認眷屬。豈有婦翁既抱孫。尚不識門壻之理。羣猴跳躍而去。頃之導老猴至。咯咯然就榻而坐。其家陰以毒置飯內。猴皆醉倒。乃縛盡殲之。

蘭池漁者曰：獨占深山。君長其類。名菓奇花。足度歲月。清風明月。挹爲比鄰。有性命之安。無塵囂之倒。雖南面百城。何以異此。顧以人間一女。呈身于閭閻。凶其身。戕其族。豈不愚哉。無知毛團。亦可哀矣。

天南故事瓊林〔續八〕

順化明鄉菊畦林茂少英氏撰

鄉黨 桑梓春深。皇越詩選。黎少顯澤村故園云。某丘某水舊鄉間。先塚歸來拜掃初。桑梓春深猶沃若。松楸樹老已森如。枌榆景好。皇越詩選。李子構寄祭酒武夢原云。聞君故里枌榆好。戎馬猶存杭與稻。杭稻之

味。見上註。皇越詩選。武夢原送黎景略致仕云。樂七豐年杭稻足。海邦霜月蟹蝦肥。盤殮之情。陳史。陳辰見爲天長安撫。鄉人遺盤殮。問所由。以近居對。無他干請。數日以事請。見探喉吐之。端厚者鄉人有質平。皇越詩選。阮孚先歸故園云。生還今

文選。甲府君墓碑云。府君秉心端厚。鄉人有不平者。輒質之平。不貪者鄰居無干請。見上聞道故園歸隱閒伴村翁。皇越詩選。阮孚先歸故園云。生還今日見鄉間。風景淒涼豈復初。又云。何

閒伴村翁帶日勸。有懷田里逍遙拉諸鄉耄。皇越文選。中津碑銘。阮乘謙釋官休田里。拉諸鄉耄。遊于中津。得非以鄉閭丘水喜今日之生還。見上

豈至如鄉愿舟輿矢終身而不履。陳史。陳具性謹愿。具究連人。嘗有憾於究連。矢之曰。足不履其地。後歸究連。則舟行。及登陸則肩輿入門。徐就床而下。終身未嘗履其地。其秉心堅確如此。乃古之所謂愿者。言

乎鄉宦。裴存庵謁裴都臺祠云。蛇羹斷獄傳遺事。溪水澆田以往期。名蹟可登鄉宦錄。雙鷄斗酒寓遐思。則慕澤之進士巢。天南博記。慕澤鄉景甚秀。高王七世孫高炯。過其邑門曰進士巢。蔓泐之狀元邑

野史。黎洪德癸丑二十四年。狀元武賜。青林蔓泐人。與洪德丁未科狀元陳崇頤。一邑兩狀元。猪血洒墓。月圓人始徵發福之期。野史。阮秩清化月圓人。有左瀾師善風水。經過月圓社亭。自稱探得科甲地。鄉人曰。有鄉

賁阮先生。方求吉地。師至秩家。秩曰。鄉人以僕戲弄師耳。僕得如此足矣。何敢吉地之求。師曰。所費不過五六百錢。將來發福。亦不要謝。何憚而不為。秩乃留覆先墳。遷其一。既畢。師辭去。曰。此地立當有效。但看墓上流血。即為發福之期。秩每早省探。有鄉人聞其說者。夜以猪血潛酒墓上。秩晨往見之大喜。已而是年果中進士。

溪水澆田度遼人猶感先賢之德
野史。裴擒虎度遼人。所居鴻嶺。常苦旱。公為民鑿溪一曲。灌田百餘頃。鄉人德之。公沒後。民立祠于白鼻山下。裴存庵云。

親族 吾族匪他人友愛寔深至
聖製詠史。蘭亭飲宴云。筵中是誰森冠紳。振振公族匪他人。君王友愛寔深至。四方甘旨同懿親。

既親提抱
皇越文選。裴存庵祭裴軸文云。吾族囊經中否。僅我儕頗悅學。公數奇。弗果有所施展於世。又云。念我自學時。樂向公提抱。

亦共枕床
見前兄弟門註。

同族表親無得混娶
野史。裴朝前有獨白招姑。粟親潘潘種稿。那些之語。至保泰元年。頒教條。同族表親無得混娶。伯

叔姑舅必諱其名
見前叔姪門註。

有與從兄齊名
前編列傳。阮居貞與從兄登盛齊名。

有與堂兄同榜
野史。洪德丙辰科榜眼阮助與胞弟阮敬。堂兄阮道演阮拱順皆中進士。一家四名同榜。

有嘆裴家之中否
見上。

有稱鄧族之作官
黎史。鄧訓子孫皆封公侯。俗稱作官鄧族。

阮叔祭念堂叔之貧分田助給
見前叔姪門註。

范如

登得從弟之諫斷獄平反
前編列傳。范光澈刑尚書范如登之從弟也。見如登斷獄刻深。不能平反。屢以為諫。

或以族將而統軍
史記。李天寶建國野能。及卒。以族將李佛子統其衆。

或因

族人而取狀
黎史。鄭王試進士于府堂。取鄭穗狀元。穗鄭族也。物論非之。

惟亭上醉酬君王同甘旨之樂
陳史。陳聖宗每朝罷。召王侯入殿內。及蘭亭。與之飲宴。日暮不出。則設長枕大被。連床同宿。

史詠云。蘭亭亭上開嘉筵。蓮豆有踐殺核連。又云。君王友愛寔深至。四方甘旨同懿親。上下醉酬歡既洽。惠氣和風充六合。

斯舟中博戲相將有薰浴之歡
陳史。陳光啓初與陳國峻不叶。一日國峻自萬劫來。光啓下舟博戲。竟日乃回。光啓性憚沐浴。國峻好薰浴。嘗解光啓衣。以清水澡洗。曰。今日得洗上相。光啓亦曰。今日得國公洗。自此情好愈篤。

羈旅 客舍秋霜
皇越詩選。陳元且不寐云。客舍秋霜漏轉遲。故園松菊在天涯。目前盡是傷心事。病愈不如猶病辰。

他鄉草木
皇越詩選。阮忠彥湘江秋懷云。草木已凋零。他鄉上客程。

雨催歸夢 蟲助

吟懷
皇越詩選。阮抑齋云。故園歸夢三更雨。旅舍吟懷四壁蟲。

千餘里客。二十四橋秋。

范立齋京北沉浮每驚歲暮
皇越詩選。范立齋發末通寄京北。歲暮。寄黎信甫云。戴天交涕淚。避地各沈浮。其嘆家多難。還驚歲不留。

次自顧影單
陳史。裴伯耆自稱南朝忠義臣。胡氏既篡。伯耆出亡明國。請與弔伐之師。明兵南下。既擒二胡。授伯耆右參議。後明人疑伯耆懷異。捕送金陵。不知所終。

史詠云。一入幽燕旅影單。自期繼絕慰忠肝。

如何梅老故鄉

裴參議幽燕旅

城樓異景客上楊州
皇越詩選。阮忠彥登揚州城樓云。八

天南故事叢林

五九

天南故事瓊林

春猶在館。

皇越詩選。黎景詢元日云。旅館客乃在。故鄉春復來。歸期何日是。老盡故鄉梅。

况復舟孤千里。夢屢還家。

皇越詩選。阮天錫云。孤舟千里客。十夢九還家。

故夜月驚遶樹

之鳥。春風度辭巢之燕。

皇越詩選。阮憶客舍云。夜月屢驚鳥繞樹。春風幾度燕辭巢。

蝶夢三更隨處有。雁書一字到家無。

皇越詩選。申仁忠奉廣思家將士詩云。蝶夢三更隨處有。雁書一字到家無。

處有。

霜濕板橋。爲行李客。風輕酒旆。爲趁墟人。

歷朝憲章。吳辰億有南程聯珠集。其子吳午峯序之云。風輕酒旆。爲趁墟人。霜濕板橋。爲行李客。江湖商舶。琵琶浦司馬之衫。苦草殘碑。黃絹認康成。

字。栖十餘年。臣僕胡爲中露。

賦中露。今胡爲。栖遲一十餘年。控大邦而誰極。皇越詩選。阮忠彥靈州銀江驛云。天

別三個月。兄弟望處方天。

子別來三個月。兄弟望處方天。

仕宦。

闕閱附

穿玉披紅。

黎史。阮公挺以鄉貢進朝。爲監察御史。雖披紅穿玉。士夫不以爲榮。

重圭疊綬。

見前父子門註

或三朝仕宦。

皇越詩選。范師孟云。仕宦三朝備省官。

或奕世

公侯。

見前父子門註

佩恩榮者二申。聯貴顯者十鄭。

見前父子門註

簪笏世襲。

見前兄弟門註

朱紫滿朝。

野史。黎聖宗曰。金堆世家。朱紫滿朝。○金堆人阮仁浹阮仁被兄弟五

人。皆

得官以頌詔公。

陳史。詔寸爲諒江使。以事奪職。將歸。軍中諺曰。天不知冤。詔公失官。又云。詔公之歸。使我心悲。上聞之。命復其官。軍中又曰。天知其冤。詔公得官。

作官以稱鄧族。

見前祖孫門註

軒固爲廊廟器。

見前幼慧門

莊定王豈無大厦才。

陳史。陳元且致仕。歸崑山。有贈莊定王陳爽(貢旁)我。是當年棄物。公非大厦奇才。會取一般老病。田園早賦歸來。

蓋嘗聞人材相繼

登朝。

陳史。陳辰見莫挺之段汝諧范邁范遇。相繼登朝。人材彬彬。

而大家世濟其美。

見前祖孫門註

龍渥新承雨露明。良會契風雲。

野史。郭有嚴奉唐聖尊才子詩云。雨露偏承龍渥新。一官株守拙於鳩。南北

誓將忠孝報明君。

○申仁忠云。忠孝一心懸日月。明良千載契風雲。○杜潤云。教育深仁露雨露。明良盛際契風雲。

拙守一官未果斗才自分。

皇越詩選。陳文階寓興云。一官株守拙於鳩。南北東西不自由。矢直寧辭三見黜。斗才自分一宜休。

少年用事。饒他乳臭致譏。

陳史。段汝諧年少用事。辰有忌之者。作詩謂曰。風憲論談傳古語。口存乳臭段中贊。

家無寸儲。武侍郎之清介。

黎史。武聚爲刑部侍郎。居官清介。家無寸儲。怡然自

適。聖尊嘗暗使人餽絹試之。聚不受。

家無田產。張御史之清貧。

陳史。張杜爲御史。居家清貧。不置田產。子孫相繼爲官。亦以清貧稱。

彼尸位素殞。

黎史。高允恭尸位

特賜廉節二字。入朝粘于衣領。以旌之。

素殞。年逾七十。尚食祿位。爲臺官劉叔謙所劾。

戀官貪祿。斯爲下矣。

陳史。黎景恂作萬言書。獻斐伯者。有上中下三策。其下策曰。若戀官貪祿。斯爲下矣。

未完